

为官一生的成败得失
宦海风云的经验总结

位高权重

一部震撼人心的警世力作！

陈晶 著
群众出版社



位高权重

陈晶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位高权重/陈晶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1

ISBN 7—5014—3073—X

I. 位…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5946 号

位高权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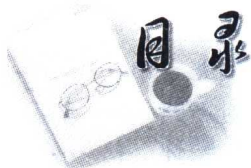
著 者: 陈 晶
责任编辑: 王志祯 侯玉强
封面设计: 王 子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63 千字
印 张: 10.75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073—X/I·1297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19.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第一章	风云际会	(1)
第二章	秘密使命	(15)
第三章	潜流暗礁	(31)
第四章	地酝乌云	(45)
第五章	祸从天降	(61)
第六章	无情较量	(77)
第七章	裸现沙场	(90)
第八章	土落荒原	(101)
第九章	被抛底谷	(117)
第十章	忍卧沙滩	(128)
第十一章	天出日食	(140)
第十二章	路有荆棘	(161)
第十三章	茫海遇舟	(176)
第十四章	雾中路	(187)
第十五章	变?	(199)
第十六章	浪起船翻	(210)
第十七章	雄心不泯	(223)
第十八章	海底得剑	(233)
第十九章	正气篇	(243)
第二十章	雪葬尘埃	(249)
第二十一章	忏悔与呼唤	(261)



第二十二章	风尘砺璞	(270)
第二十三章	浪淘沙金	(279)
第二十四章	瑞雪兆丰年	(289)
第二十五章	志赴新路	(299)
第二十六章	玉雪情怀	(309)
第二十七章	雪飘非洲	(321)
后记		(335)



第一章 风云际会

一

连年暖冬，雪在北方也成了罕物。

1988年，在临春的时候忽然铺天盖地地下了一场大雪，如蝶飞舞的雪花把久蓄帝王宫苑的北京城装扮得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一个银亮的白点儿从天而降，慢慢地落到了首都机场，这是从厦门飞来的一架波音747飞机。

在走下舷梯的人流中，一个年至不惑、身材挺拔的男人驻足机坪。他迎风而立、挺腰阔胸、昂首仰望、尽吸着清新的气息。他那见了雪就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似的激动、喜悦的神情和庄重的仪表，难免令人多瞟他几眼，只见他：身着蓝色西装，足登黑色系带青年式牛皮鞋，手提一棕色大皮包，乌黑自然的发型下面罩着一张方大、白里透红的脸，虽然是一副柳眉、杏眼、端鼻、菱口的女人相，但不失威而不露的阳刚气度。当下他就是全国著名几大企业之一“中进”公司派驻厦门分公司的总经理——于璞。今天是应召回京，赴公司总部——天宇大厦接令。

二

天宇大厦坐落在北京市中心区，楼高四十五层，建筑风格为中西合璧，整个墙体呈银白色，气势恢弘，像一座拔地而起的精雕玉



柱。置身于大厦之下，仰头望去，颇有心舒气鼎、傲然之感。长方形，金底黑字红标志的“中国进达国际投资公司”的铜匾就横卧在这座大厦门口的黑色大理石墙面上，社会上简称这儿为“中进”公司。

“中进”公司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资建立的企业，拥有员工上千人，子公司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和地区，欧、亚、美等洲也分别设立了分公司，业务范围涉及到金融、租赁、纺织、冶金、贸易、科技、房地产等，可谓实力雄厚、竞争力极强的一大实业集团。所以这里也是人才荟萃的地方。

于璞下车后直奔九楼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章文瀚的办公室。房间宽敞堂皇，褐色地毯、绿色沙发，米黄色的窗帘遮满了一面墙的大玻璃窗，窗前摆着一张特大的楠木办公桌和一张能转动的办公椅，桌面光滑如镜，墙壁洁白如雪，整个空间一尘不染。墙角的“龟背竹”和“发财”树怒张着枝叶，显示着勃勃的生机；柔和的灯光把屋里映得十分豪华和温馨。

于璞在秘书的带领下推开了办公室的房门，然后礼貌地叫了一声：“章总。”章文瀚已年近七旬，中等个儿，胖身材，一副慈眉善目相。

他是山东蓬莱人，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虽然出身于木匠家庭，但本人颇有文才，所以全国解放不久组织上就送他到苏联列宁格勒军事指挥学院去学习，结果回国后改了行，令他到某市当公安局长，后又当公安厅长，又任某省主管政法工作的省委副书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为了发展经济，鉴于他博闻强识、政绩突出又久经考验，所以在组建国有综合大型企业时，便把他派到这里任副总，眼下他负责几个省的分公司工作。虽然他由严肃的政界转入了活跃的经济圈儿，但由于数十年来的职业所致，他仍然保持着轻其言、重其行，三缄其口、处事严谨、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

他见于璞风尘仆仆地进来便摘下眼镜微微一笑，推开了桌上



的文件，稍欠了下胖重的身子与于璞轻轻地握了下手说：“回来啦？”

“嗯！”于璞应道。

“瘦了。”

于璞笑了一下，没言语。

“你该先回家看看，明天再来。”

“那就错位了。”

“这次召我回来，有何指示？”于璞谦恭地问。

“你连着两年没回来过春节了，这回让你回家过个团圆年。你在厦门干得不错，主持建设的‘孔雀山庄’国内外的报纸都在报道，既挽回了经济损失，又抢回了时间，使老板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得到了兑现，让你回来领奖。其他的事节后再说。”章文瀚慢慢地说着。

于璞听着，微微地笑着。

“后天下午，三点总部开大会，晚上节前会餐，千万别忘了！”

“哎。”于璞应着。

“喝点儿茶吧，这是西湖龙井。”章文瀚又说。

于璞听后，浮悬的心暗暗地落下来，便轻松地站起说：“好，我都记住了。龙井么，我就甭品了！”然后他端起杯子一饮而下。

“哼，还是回家心切！”章文瀚站起来，笑着，叮咛着：“路上小心！”

“遵命！”于璞带着几分稚气应着，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于璞言谈举止稳重，虑事周全，处事严谨，身上有一种独具的天赋气质和底蕴。章文瀚看着于璞远去的背影，在椅背上轻轻地合上了双眼，前些时党组让举贤一事不禁涌上了心头，于璞这个人，也自然浮现出来……

章文瀚虽然早期参加革命，思想“新潮”，但在人事观人上还保留着浓厚的传统观念。通过两年多的考察，于璞确有组织、指挥、运



筹帷幄的实战才能；在授奖前，经过干部的考察，在“德”上也未发现有什么瑕疵；自己已年近七旬，再晋无望，久留其位也不可能，所以“举贤”一事一直在他心里难以搁置。几十年来他体会到：一般干部大都是阿谀上司、惟命是听，一旦分手，就无义无情，上司退位，就是要个车去看病都遭冷落。而于璞，敢闯敢搏，做事有主见，为人有礼貌，为情有中国传统孝、忠、仁、义的古风，这种有“个性”的“驯服工具”，是他喜欢、欣赏的人。

宴会大厅里，光焰交错，灯火辉煌；圆形餐桌摆放有序，横竖成行；雪白桌布四角下垂，宛如一座玉台，上面摆满了荤素名菜，啤酒、白酒、葡萄酒一应俱全，酒杯相碰频频作响，笑声、道贺声交织成一片，一个个喜气洋洋，中进公司年终的会餐盛宴真是好不热闹！

章文瀚举着斟满白酒的高脚酒杯来到了于璞面前说：“同志们，我提个建议：于璞同志来集团公司没过半月就被派到厦门去主持工作。在那垦荒似的环境里，由于他勤奋努力，兢兢业业，公而忘私，在工作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获得了公司惟一的特等奖，让我们敬他一杯好不好？”

“好！”众人异口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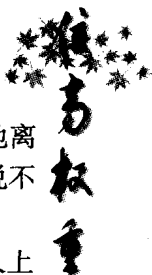
于璞举杯过顶，激动地说：“感谢领导的鼓励！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向章文瀚深深一躬，又向大家深深一躬，将酒一饮而尽。

“好好干吧，为国效力！”章文瀚拍了拍于璞的肩膀，爱怜地说。

“请您放心！”

章文瀚这个“副”总并非像一般单位的“副”职一样，只是辅佐而已，而是像当年皇帝统一国家后分封的“诸侯”，在他统管的领地里是绝对掌握着人、财、物、产、供、销的全面大权。对分公司领导的晋升，他可以举荐；对资金的使用、投放与回收他可以直接拍板；在领地范围内项目成立与否，他可以最终定案；可称为一言九鼎。尤





其是对他这个人，平时人们都很严肃地听他讲话，尔后很庄重地离开。人们对他充满了一种敬仰之情。他忽然站出来敬酒，不能说不是一个震动。

“中进”公司虽然是“改革”的产物，但在用人、树人、提拔人上基本还是按“论资排辈”“家世概情”的老章法。忽然从一潭静水里冒出了于璞这么个黑马式的人物，必然受到人们的猜测：于璞到底是个什么人？有何背景？将来如何？眼下能独占鳌头看来是并非一般，于是怀有试探、攀龙、敬慕等各种心理的人也纷纷前来祝酒。

“我再次提议，为了表示对来自福建前线的大将军所取得辉煌战绩的祝贺，我们把这一杯全部干掉！”发展部部长吴义举着装满白酒的啤酒大杯高声喊道。

“怎么样？”

“好！”又是一阵哗然。

“以后升官可别忘了我……”吴义一饮而下后，眯着有些昏花的双眼半开玩笑地说。

“你是‘京官’要员，我是派外的‘差夫’，你肯定比我进步得快！”于璞笑道。

“人都称你是镇守南关的主帅，我也敬你一杯！”人事处处长祁德也举个大杯凑过来道。

“您是‘吏部’大臣，掌握着黜陟幽明，今后务请关照。”双方笑饮而下。

“于老总，我这副处长代表我们综合处的女同志也来敬你一杯！”袁丽君是个年近四十的人，她转动着丰腴的身子，举着一杯葡萄酒也来到了于璞的面前，亲声蜜气地说。

“感谢，感谢！”于璞爽快地又是一饮。

时不漏空，即任财务部副部长的韩孝仁，身着一身卡腰卡口的紫色茄克衫，精神抖擞地也来到了于璞的面前，他也举着个大杯，操着浓重的天津口音喊道：“同志们，同志们，大伙先静一下，先听



我说。于璞今天立功受奖实在可喜，也是咱们公司的光彩，我代表大家跟他连碰三杯，以示祝贺！”此时，震撼性的喧哗声骤然而起，他随着叫好声、掌声继续饮着，与大家共享快乐。宣传部的记者，也转来转去捕捉着喜气的镜头。于璞看着直灌数杯的白酒还真是有些眼晕，并不断地发出“啧啧”声，在畏惧之际，李炜等几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兴致勃勃地跑过来，笑着说：“老于，咱们也干一杯！”

“哎！”于璞笑着，凝视着他们诚挚的面孔，把杯子碰得脆响，同韩孝仁一起一饮而尽，与韩孝仁笑别后，又与这群年轻人紧紧地握了握手，对他们流露着一种特殊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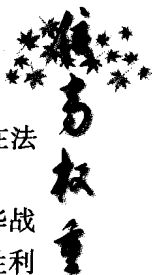
这次宴会前，虽然公司对员工都作了论功行赏，弄得人人皆大欢喜，但在此次酒宴中于璞还是人们瞩目的焦点、红人。上至老总、部长，下至处长、众人，就是连名声显赫的高干子弟也前来频频祝酒，举杯不断。一向不苟言笑、被人另眼相看的“驸马爷”——程永富，也轻步地走过来，小声说：“以后承蒙关照。”于璞笑道：“您是‘皇家’要人，这话怎讲？”完后，双方一笑，喝了两个交杯酒。出于坦诚和激动，于璞直到心感不支，仍然坚持到宴终才蹒跚地走出大厅。

北京的二月还是冷风透骨，寒气袭人，雪后的天气更是如此。于璞没有坐公司的班车回家，而是一个人晃晃悠悠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走在大街上。环顾四周，万家灯火格外璀璨；仰望蓝天，天空的银河仿佛落到了人间，真是一幅美景。宴后，别人揣摩着于璞到底是个什么人，而于璞在朦胧的醉意中，却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三

于璞祖籍是浙江宁波，世代系书香门弟，曾祖父曾在朝廷做官，后来，辛亥革命断了他家的仕路。





一九二四年，冯玉祥清宫时，他祖父随长辈落户于天津，在法租界开了几家买卖。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国内局势渐乱，民不聊生，于家的生意也逐渐萧条。在抗战胜利的前夕，即一九四四年二月，他曾祖去世，他的祖父便重新调理资本，卖掉了几家原有的买卖，合聚了钱财，在法租界又另外开了家“亨通有限公司”，主要经营鞋帽服装之类的商品。时年，于璞的父亲二十七八岁，虽已大学毕业，但作为独子，一切得听从家命，为了家业后继有人，便留在公司里跟着其父当学徒，主要是理账管钱。于璞就是在亨通公司举行开业典礼的那一天出生的。

于家当时住在英租界的小白楼达文里，胡同是清一色的红砖两层小楼，前有小院，后有阳台，干净整洁，家家独门。于璞的祖父在店里一听说家添一孙，体重八斤六两，乐得喜出望外，待他料理完公司的大事后就急忙跑到家里，只见长孙可爱的样子，便连声叫好，再三道：“好命相，好命相！”于是乳名唤“双喜”，以示双喜临门；大名叫“于璞”，以示天生一宝；一家老小无不喜欢，自然也都十分疼爱，于璞也就是在这种温馨的襁褓中长大。

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时隐时现，无声无息，到底是什么模样都模模糊糊，好像是梦中的一个影子。而爷爷的形象却充满了他的脑海，他觉得爷爷才是于家的天，于家的地，什么都是爷爷操劳，什么都是爷爷说了算，就是给于璞笑脸最多的也是爷爷。

但是，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个抛弃他的母亲。

他记得三岁那年，母亲带着他回在北京西四住的姥姥家，一出前门火车站，他们就上了一辆“骆驼祥子”拉的那种人力车，只觉得往后一忽悠他就躺在了母亲的怀里。当时他觉得母亲是最好、最可爱的人，黑黑的荷叶头、圆圆的脸、弯弯的眉、大大的眼，隆正的鼻下长着一个轮廓分明的丹唇，每每都是未曾开口笑先闻，她不仅心是热的、怀里是暖的，就是连手都是热乎乎、暖洋洋的，所以他无



论在哪儿，总是把自己的小拳头儿揣进母亲的掌中，叫母亲攥着他的小手，牵着他的小手儿。车夫几乎是一路小跑，高大的天安门、堂皇的中华门、一路上一个又一个往后掠过的五彩大牌楼、稀疏的行人，都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姥姥家姓梅，住在西四一个短胡同的四合院里，本院儿为一进四合院，宅门为对开两扇，漆黑色，上面锈有红底金字的对联，上为：忠厚培元气；下为：诗书发异香。院里建有正房五间、倒房四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房屋四面围合，形成一个“口”字形。中间是一个庭院，院里种着两棵大冠杨树，每年夏天人们都在树下乘凉。听说姥爷原在河北献县有地，因为他深知知识和道德最能育人，所以后来做百货生意发了财后就送大舅去美国留学，大舅在美国读完博士后挣了大钱，于是在北京买下了这座四合院供二老安居，以示孝心。外人称这儿是“梅家大院”。于璞来此也是宝贝儿，二舅、小姨、表哥等无一不喜爱，都哄着他玩儿。但给他留下印象最好的还是姥爷，因为他觉得姥爷里外都一样：人不但高大魁梧、气宇轩昂，而且为人也是十分豁达、正义。给他留下最坏印象的却是姥姥，因为有一天，于璞忽然见母亲拎着一个大包儿欲要悄悄出门，他急忙追上去把手硬往母亲的手里塞，塞不进去就拽住了母亲的衣角，非得要跟一块出去，让母亲带他去北海公园看白塔、看北门的小瀑布、逛五龙亭。正缠着母亲的时候，姥姥跑来一下子拽住了于璞，先是哄着说：“你妈有事，姥姥带你去玩儿。”于璞倔犟地说：“不，我跟妈妈去！”姥姥又说：“你乖不乖？”于璞仍说：“我要跟妈妈！”姥姥一怒，一下子把于璞给拽开了，于璞见手脱开了母亲的衣角，便急得哭起来、跳起来，玩命地朝母亲身上扑，可姥姥的手像铁钳一样死死地抓住他不放，急得于璞豁命地一会儿往外挣扎，一会儿又用头往姥姥的身上撞，姥姥急了，扒开了于璞的开裆裤就给了于璞两巴掌，于璞开始嚎啕、大闹、撒疯，最后没招儿，索性躺在地上打起了滚儿，直到天昏地暗、不省人事。



一场大哭、一场大急、一场大病，一连数日都昏昏沉沉、食水不进，等他完全明白时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母亲，睡在了奶奶的被窝儿里。奶奶是一位缠足的小脚儿老太太，中等身材、体态适中，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信奉男人为上，女人为下；男人创业，女人守家等。这是她一贯持家的原则，所以她对于璞的爷爷、父亲和于璞百依百顺，而对于璞的母亲、姑姑、姐姐那就严厉了，近乎于苛刻，衣食住行事事如此。后来于璞才知道，母亲是在燕京大学读书时认识自己的父亲的；她不甘于这种封建家庭的束缚，投靠共产党搞革命去了。当时一提“共产党”三个字，人人都谈虎色变，所以母亲才诶着婆家、骗着娘家，自编了件事“外逃”了。

于璞和奶奶一起生活了三年，直到他六岁开始上了小学。于璞原是一个天性活泼的孩子，上小学之前从来不下楼，白天在家不是用空线轴搭小车，就是坐在阳台上举着茶盘儿当锣敲，家里一旦来人，他就紧紧地靠在奶奶的身边，一言不发，听大人说话。他最爱听爷爷跟来访者聊天儿，说历史、讲宫廷里的事，虽然什么大清朝腐败、亡国他听不懂，但有时竟也听得入了迷。他知道家里管教很严，要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举止要稳重，说话要有礼节、有分寸；穿衣戴帽要干净、整洁、得体，持物要轻拿轻放；就吃饭来说，持筷要适中，不能偏上偏下，端碗持中指、无名指和小指要抠住碗底，食指要傍住碗壁，拇指要扒住碗边儿；饭中不许说话，不许出现“叭叭”声，谁要是违，轻则遭瞪、遭斥，重则爷爷的筷子就会给谁的脑门上立即添个大包！

于璞记得，一九五〇年那年，爷爷拎着书包领着自己去上学，母亲穿着军装回来把姐姐给带走了，亨通公司倒闭了，家里的楼下成了仓库，听说爷爷平时最喜欢的一个伙计很早就是地下共产党，人家也走了，穿上制服上班了，那“伙计”还给父亲介绍工作去供电局管钱，不久父亲又领来一个比他小十岁的女人，说是于璞的继



母，他们不在家住，另有新居，从此家里的一切都是木然的、机械的，惟有的变化是开始卖东西换钱花，餐桌上的饭菜由丰盛变成了单素，偶尔有所改善也只是等待年节。爷爷那句话——“命相好！”虽然他都记得，但没在意，只是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而且在大坑里学会了游泳，后来还考进了体校。

最难忘的是一九六〇年，国家处于自然灾害时期，人人吃不饱肚子。于璞的灾难是一个接一个，那年他十六岁，正上高中一年级，与他相依为命的奶奶去世了，不久，爷爷看着从小没自立过的于璞穿的衣服越来越破、越来越脏，吃的饥饱无常，鞋子磨出了大洞也没人管，就跟于璞的父亲提出来让他将长子领回去以尽其父的养育之责。继母生了个儿子，生怕于璞将来分享了自己儿子家庭财产，于是竭力反对，绝不许于璞入自家的大门！其父出于无奈，由劝到逼叫于璞去北京找姥爷。姥爷虽是心疼，但一来生活困窘只靠房租吃饭，二来因为户口问题在京难以入学，只好给点儿路费劝于璞回津，并答应于璞在读书期间每月可得资助三五元钱。于璞此时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但又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她的新丈夫是个老红军，特革命，连姥爷都不容，怎能容自己？最后他决定返津再寻生路。

这也是寒冬二月，于璞出了天津火车站已是暮色苍茫，灯火点点，而且天上飘起了雪花，泥泞的路上乞丐成群，地上就是有个窝头碴儿，也都会扑上去厮打争夺一番。饥肠辘辘的于璞不忍再看他们一眼便直奔了姑姑家，没想到姑姑跟着姑父去了山东婆家，他只好在楼道里饥寒交加地度过了一宿，翌日清晨直奔学校。

班主任是位五十多岁的陈姓女教师，温文尔雅，学识渊博，为人和蔼可亲。于璞向她哭诉了实情后，她一面鼓励于璞要坚持学业、刻苦向上、从此立志，一面又立即带着他找到了校党委书记申请帮助。书记是兼着校长的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年男人，听完之后便决定先让于璞住进学校的一间空房里，然后让陈老师找家长



交涉。出了校长室，于璞已是泪流满面，他颤抖着说：“老师，我怎么谢您啊……”刚要给陈老师跪下，被陈老师一下拦住了，她郑重而深情地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学校，将来要报答国家！”

临近春节，学校已放假无人，白天空旷，晚上更加凄凉。寒夜漫漫，月冷星疏，于璞望着窗外的残雪，冰冷的倒影，不由流下了两行热泪，心想：我为什么就没有个家呢？我再也不相信命相了！

粮票用光了，仅有的几块钱花完了，肚子饿得前心贴后心，他只好抓一把别人施舍给他的稗子，嚼一口白天从墙旮旯揪下的干马齿苋菜，喝一口冰冷的自来水充饥。困倦袭来，薄薄的被褥给于璞的身上添了几丝的暖意，他躺在床上思忖着：政治老师常讲，图财利己就是资产阶级的本性，看来就是指父亲和继母这样的人；政治老师讲的不计个人得失、乐于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看来就是陈老师、校党委书记这样的人，由此在未成年的于璞心里便产生了“阶级”概念的萌芽。他感到：共产党好！共产主义好！立志长大了要报答国家！

由于于璞走过了擦干泪水、挺直脊梁、回归笑颜的历程，再回首，他也感到两次被弃也是一种财富。当这些饱蘸泪水的财富在自身聚敛的时候，更觉自己拥有勇往直前的巨大动力。

四

对中国人来说，一年一度最隆重、最盛大的节日莫过于春节了。尤其是北京，辽、金、元、明、清几个朝代都曾在此建都，这天子脚下的百姓那过年的气氛就更热烈了。据说，每逢春节前后，从腊月初八到正月十五，宫里宫外都异常热闹，张灯结彩又布房，“喜”字、“福”字家家挂，美言春联正门贴，大小庙会齐开放，货全物美美不胜收，乐坏了发财的商家，美了穿新衣、吃好饭、放鞭炮、还能得压岁钱的孩子；除夕之夜，家家团聚，欢声笑语，坐



在一起享受美味佳肴，送走过去的灾祸，迎接来年的吉祥。大年初一宫廷的庙会锣鼓一响，百姓簇拥，皇上驾到，耳闻三鼓闹春，齐鸣共响；目见金瓜钺斧生辉，大员后妃随驾，君民共贺，鱼水相融，节日相亲，以示太平盛世。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互拜的模式虽然变了，但还保留着上下团拜的习惯和民间春节家人团聚的风俗。

于璞和大家一样，每年也想回家过年，可他那年一进“中进”公司的大门就接到了赴厦门投资建设“孔雀山庄”的“圣旨”，这个项目是专对国外的。其规模之大，档次、标准之高在国内也尚属首例。所以于璞一到任就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一晃两年没回家团聚。

他的爱人尹玉芬与于璞同龄，生长在京东大运河岸边。故乡田野里那托着晶莹露珠的牵牛花、野菊花、毛毛草和苇塘中那雪白的芦花陪她长大，故乡屋檐下那相依低语的春燕、麻雀和常常跟在她身后的大雄鸡是她的好“朋友”。孩童时，不怕马鳖、不怕蛇，闯进苇塘捡野鸭蛋是她常做的事。不怕树皮刺破肚，攀上高枝端鸟窝村里人也见过；盛暑难熬，男孩儿光着屁股下河游泳，她照旧穿着裤衩背心下水乘凉不管那一套。有的野小儿欲使坏，想把她按到水里喝个饱，她照样像龙蛇交织时浮时沉争轩轻，所以从小就在身上育出了一种粗犷的美和泼辣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进城后环境的改变，她虽然渐渐变得有些温柔、腼腆，但内在的“爽”和“悍”时时还是能表现出来。到了论嫁的年龄，她已变成了一个举止轻稳俊俏的大姑娘，并露出干活、持家过日子是把好手的迹象。

一九六八年她和当时在科研所当技术员的于璞结婚，婚后俩人情爱弥笃，假日形影不离，工作日都嫌白天时间太长、晚上时间太短，埋怨老天爷太苛刻。不料“蜜月”未尽，于璞就接一令，组织上